

檀林暢銷作品集

白面狐狸



白 面 狐 狸

檀 林 著

中國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面狐狸 / 檀林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8. 3

ISBN 7-5059-2986-0

I. 白… II. 檀…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6489 号

书 名	白面狐狸
作 者	檀 林 著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奚耀华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北京兴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40 千字
印 张	12.5 印张
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2986-0/I · 2252
定 价	18.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我所熟悉的檀林（孙继光）

王鸿谟

我认识檀林许久了。大概是一九七〇年~~初~~初夏，我刚从干校回到北京，一天中午，传达室的同志打电话到办公室，说有一个作者来送稿件。我下楼走进传达室，于是初识檀林。他那儿还是个十八九岁的小青年，一张红扑扑的娃娃脸儿，一头黑发，五官端正英俊，有朝气。他身上没有那个年代小青年常有的目空一切的神情，懂礼貌，说话少年老成。

我留下了他带来的写得密密麻麻的一百多个“练习本”。那会儿，正是“文革”期间，出版社刚刚在浩劫中有些起色，要做的工作很多。我是一年之后出差到抚顺，躲在招待所里，才有余暇读那些带有柴油、煤油怪味儿的“练习本”的。我发现，尽管作者还不谙文学创作门道，可已显露出才气。有些作家写不生动的场面，如开会、劳动、求医问药等，他都写得有些特色，甚至引人入胜。后来才知道，他是在黑龙江建设兵团黑土地繁重的劳动之余，点着自制灯具，挤出时间写出那一百多万字的。经我们小说北组研究，决定扶植这个文学苗子，慎重考虑后，与他所在的师团进行了联系。

从那时为一个起点，到他长篇小说《一个女囚的自述》的出版，虽历经近十年，但获得了好评，迄今为止还不断接到读者询问的信件。弹指间已二十八年过去了，他成了我家里经常光顾的常客。我还接待过他的外祖父，八十岁有余的孙纪乾老先生。那是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富有传统老中医风范，言谈坦诚而有学识。从中，我感悟到了檀林严谨而有章规的早期家庭教育和影响，也看到了那祖孙非常亲密的关系，看不到代沟问题，品得出祖孙心领神会的至亲深情。檀林不仅是个孝子，还是个负责任的家庭长兄。他从外祖父那

里继承着系统的中医世家的传统哺养，又经受着其祖母带民族风味的厚爱。那个仅仅粗识文字的老人家，据说是个讲民间故事的能手。她从地上讲到天空，从陆地讲到海洋，从人和动物讲到神仙鬼怪，正义忠诚勇敢智慧战胜无道邪恶懦弱愚蠢，启迪着小檀林的心灵。在“文革”中，其父亲不幸意外伤亡后，他在北大荒当兵团战士的月薪仅三十二元，扣除十二元伙食费后，每月还寄母亲二十元或十五元，上帮家里赡养七八十岁的祖母，下扶养四个弟弟妹妹，自己从中留下点滴零钱买处理的练习本自修写作，难能而可贵。当然也显示着他的某种精神与追求。我常想，以他的聪慧、刻苦与认真，他至少可以早早成为一个卓越的医生，或成为一个育人有方的武术教练的，可他却锲而不舍地走上了文学之路。

他发表出的十数部长篇小说《燕子李三》、《故都侠女》、《神拳传奇》、《海盗鲨鬼》、《圆明园春梦》、《圆明园秘闻》等，我都先读过手稿，给他提过尖锐不客气的意见。其中当然也包括他那部经过葛洛、孟伟哉同志终审过，而未能出书的，百万字写“文革”教育题材的《风华正茂——红卫兵之歌》。他的作品，常写的是一种真情，虽平淡而寓生活哲理的故事，甚至是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但绝不是释解什么口号和时髦一时的形式化的东西。所以作品发表在二十年至十几年前，今天读起来仍有新鲜感。其行文立字当中，蕴含着他自己的特点，他的家传医文化与风格。特别是当一个作家把文学创作植根于医文化这个胚基上，便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格。而这种风格还不是局限在某一个狭窄的创作区域里，从北方写到南方，从现代写到唐代、清代，使读者在朴实、准确的字句中寻到了风趣等，不能不使人看出作者成名后的才能。我有时觉得读檀林的手稿更有味道，是不是我们过去在编辑其书时，常认为作者对医风韵、医风俗、医对症、医场景的气氛渲染游离主体故事呢？现在看来，减删了作品这部分文字，使那些故事蕴涵淡薄浅显了。特别是作者由此受到了指摘，常被列入“通俗”等论中。文章写得通俗易懂，那是一种才能。故弄玄虚，言之无物，甚至讲叙不清，也是一种才能，但

后者是不应提倡的。仅用通俗品评作品如何，也算是文坛的一个误区吧？此次出文集，作者尽可能的部分恢复了那些情节场景故事衬托，适合了今天读者的欣赏品味，应该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中国文坛出现养生文学，养生风格，也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人言，二十一世纪将是养生世纪，或医文化日臻成熟的世纪。在本世纪末推出檀林的文集，很有意思。而且，也不该让他的风格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埋没。

特别是出版社邀我为其书作序时，我进一步了解檀林近十年深居简出，昼伏夜作，一边用孙家医技义诊悬壶捣弄歧黄，一边把孙纪乾老先生口传心授的孙氏医案家学，用纪实文学手法披露展示出来，颇感振奋。

本来抽象费解广涵的医学，用文学手法体现，故事性地描述一千多首古方，一百零八种内外功法的修炼与纠偏，数千种的草药，至少是文学书架上从来没有过的新品种。把医学世家药王的家学变成广泛的普及学，不再一家独私，其意义怎么品评也不为过。这是时代的进步，观念的进步，也应是我国改革、开放、搞活之后，在国粹传统文化胎基上绽开的奇葩。

檀林，那个当年去人民文学出版社送稿件的小青年，走到出文集的今天，四十七八岁已是壮年人了。再到写出《药王新篇——孙思邈佛道药功法秘笈》的一步，他无疑正在走向成熟。我相信，有此一步，其所有文学作品，包括他已发表的数十万字的医论，都会在新书架上相得益彰的。我愿当年的青年人不断有发展地走下去，更愿他的所有作品会使更多的读者喜欢。我均殷切地期待着。

一九九八年元月八日

（本文作者系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的作家、编辑、编审，曾历任小说北组组长、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等，现已退休。）

目 录

前 言.....	王鸿谟 (1)
----------	---------

第一章 偷袭虎谷崖	(1)
-----------------	-----

夜半更深，突然，步话机发出信号，在上岸的可疑人中，中途神秘地减少了一个，他的目标会不会是“1505”工程呢？

第二章 敬龙会	(17)
---------------	------

老鲨鬼大喝一声：“来，来人！立下生死文书，比赛中打死打伤不论罪！”到了这个关键时候，众人紧张得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谁敢动步去劝说？

第三章 比武会风波	(32)
-----------------	------

斗龙会异彩纷呈，张洪涛看着台下的一张张笑脸，隐隐触动了心事，那个持“药单”的海盗会不会和这些人中的一个有联系呢？人们的掌声里含着对刘根祥的敬意，可又是谁给他写匿名信呢？

第四章 蛛丝马迹	(48)
----------------	------

李阿旺犹豫了，脑子里交替出现了刘凤凤的病态，刘凤凤的撒娇，一脉温情，使人骨软筋酥；刘凤凤的怒态，恶言浪语不堪入耳，吵得人心神不宁……一想到应该将刘占才的财产继承到手，他仿佛又有了定心丸。

第五章 意外发现	(60)
----------------	------

赵洪厢一个滚儿跳起来，气得把一块碎砖抓在手里，竟撒气地

朝自己大腿上一拍，“叭！”很脆声的一响，半块砖成了碎末。“嚇——”他无意中露了一手，倒又叫人们意外地吃了一惊！

第六章 “梦中仙” (70)

白天来勾搭，晚上来敲门。一次，两次……索性让她进来，看她有什么真把戏，真勾当，妈的！

第七章 雾海魔影 (82)

有人要“先把刘占才列为调查的首要对象”，李阿旺便觉得这话刺耳，因为他曾将刘凤凤按在地上强行干过那种事儿。而当有人又提到“小鲨鬼”的时候，就连三岁的小孩一听到他也会吓得止住了哭……

第八章 不是不想爱 (96)

当刘占才忘乎所以地扑上去的时候，“白面狐狸”一把将他推开：“我看你是入网的鱼，到节的肥猪，死到临头还穷欢乐呢。”李阿旺这边也睡不着，刘凤凤就伸出了手，献媚地轻轻抚摸着。他倏地骂道：“滚一边去，你这是在摸怀孕的猪吗？”

第九章 绝对恐怖 (122)

神秘的“药方”足以使人毛骨悚然，而隐伏在“小百慕大魔鬼三角”海域里的那个小岛则更加令人惊心动魄！

第十章 谁在下毒手 (132)

夜，伸手不见五指。金花岛上的航标灯却奇怪地没有按时点亮。根祥老人预感到了什么，他嘱咐孙女：“孩子，不怕，这是个暗洞……”

第十一章 明争暗斗 (149)

李阿旺点上一支烟，狠狠吸了一口，脑子里想：每年渔讯来临，翠泉镇都是人去楼空，可今年刘占才、赵洪厢却要留在镇上，这是打的什么主意？

第十二章 令人震惊的字迹…………… (170)

两个药方一封信居然都是一个人的手笔！这不找到线索了吗？不，岂能这么容易。更精彩，更叫绝的全在后头！

第十三章 智查篮中物…………… (189)

李大勇一个猛子扎进海里，终于发现了那些触目惊心的隐藏物，顿时，整个翠泉镇都紧张起来……

第十四章 各有高招…………… (205)

“白面狐狸”想会相好的，却放出了那只大耳朵红眼睛的白毛兔子。马科长要公开抓人，却偏要“先秘密逮捕”，就是连山脚下的幽灵也不能直来直往，也只好先打出一颗绿色信号弹……

第十五章 有罪释放…………… (226)

他不停地眨巴眼睛，顿时呆了。映入他眼帘的是一个陌生的军人和两个公安人员，三个人十分严肃，威风凛凛。这儿哪有什么酒菜？他心里一下凉了……

第十六章 不怕羞耻的娘儿们…………… (238)

说话间，“白面狐狸”把腰带解开，霎时脱掉裤子，赤裸裸地露出了下半截……她曾把灵与肉都卖给过赵洪厢和刘占才，但是，她也曾躺在炕上流下过一串串止不住的泪水。

第十七章 春枝失踪…………… (252)

庙后那一声惨叫早已消失，却一直不见春枝活着回来。可热恋

时的两双手似乎还在紧握，姑娘的体温似乎还在他的身上交融，我的恋人哪……

第十八章 危险时刻…………… (265)

李阿旺、刘凤凤看到照片，顿时吓得汗流浹背，一时羞臊得恨不得大地生缝，身子变成壁虎钻进去。李阿旺怒气冲冲地骂道：“你，你这老不要脸的，说，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刘占才脖子流汗，哆哆嗦嗦地说：“我们搞，搞对象……”

第十九章 暗道通向公海…………… (281)

好一把削铁如泥的七星宝刀，真就神不知鬼不觉地给了人。眼看赵麻子在草丛中打了几个滚，一下就没，真他妈见鬼了！

第二十章 血溅柳树林…………… (301)

为了立即消灭翠泉镇上空两处可疑的微波讯号，李大勇率先冲到柳树林中。只见“白面狐狸”从头上拔下一件闪光的东西，放到嘴里咬了下去，刹那间，一片血光升起，整个夜空都在震撼！

第二十一章 无名岛上人与“兽”…………… (314)

她的衣服被剥光了，她的乳头被掐着，她的身体被摧残着……丧失人性的匪徒对她施以兽行，而她的阿爸就在这群畜牲中间……

第二十二章 奇袭毒龙崖…………… (334)

“小鲨鱼”嘿嘿一笑，在地上捡起一个铁环摇了摇，陷阱里响起一阵木板的吱呀声，暗板打开了，一条秘密通道就在眼前……

第二十三章 解不开的情结…………… (356)

他万万没有想到能在龙王庙下的甬道里发现她，谁都断定她早就死了，可此时尽管她面色惨白，胸口却还是热的；而另一位姑娘

也已走到了他的身边。啊！都是有情人，他该怎么办？

第二十四章 出人意外的结局..... (369)

日也红了，树也绿了，风也轻了，海也蓝了，一切又都安宁祥和了。独有那一缕绵长的情丝硬是被张洪涛狠心挣断。他要给两位心上人同时写信，他的最终选择肯定会使好多人不能接受，但这不是爱情的错位，“遗憾也许正是人生？”

后 记..... (383)

第一章 偷袭虎谷崖

夜半更深，突然，步话机发出信号，在上岸的可疑人中，中途神秘地减少了一个，他的目标会不会是“1505”工程呢？

一九八二年的一天，地处我国南部边疆的连云山麓的仲夏之夜，景色迷人，气氛神秘莫测。紧靠海湾山脚边的森林小路上，有两个依傍而来的身影。他们边走边轻声交谈，颇有点情语依依的样子……

此时此刻，明月当空，百鸟入林，夜合欢树闭上了像绒球一样的花朵，也闭上了齿牙一般的叶子，绿草和各色野花也披上了晚露珠儿。踏着野花，踢着绿草，趟着露珠儿，两个身影来到了连云山虎谷崖下的翠泉池畔。此地，凉气袭人，垂柳悠悠，竹影婆娑；重重叠叠的群山在黑暗中拥抱着银灰色的夜光，透着一股股魔幻般的闪烁磷火。夜，堪称安然宁静，静得山谷里到处回荡着山泉上冒的“咕嘟”声，继而间奏着泉水冲溢出方圆不过数百米的泉湖，潺潺流进渠道发出的“哗哗”响声。他们的“嚓嚓”脚步声，融进大自然的夜曲里去了；他们急促的呼吸，也汇进夜的乐章里去了。

有好长时间，两个人没有说一句话，仿佛他们走到这曲径通幽的地方，还会有人偷听他们的悄悄话似的。终于，他们穿过柳林，才在山泉旁的一块青石板上站住。月光尽洒在他们身上，泉湖里映着他们动荡波折的颀长身影。他们，男的身穿草绿色的军装，佩戴着帽徽领章；女的是一身蓝色警服，也佩着国徽领章；有一点两人相同，全都在腰里扎着武装带，并佩着手枪。看他们如临大敌的装束，真不像一对热恋的情人，倒像是解放军战士同公安干警在站一岗别有意味的联防哨似的。此刻，男的习惯地双手叉着腰，频频朝四外

眺望。女公安战士把一件披着的军衣往身上紧裹了裹，微低着头，屏声静气，机警地听着什么。

美丽的翠泉湖三面是平坡，一面紧靠陡峭的山壁。那山壁刀削一般齐，霍然耸入青云，近看像座巨大的屏风，远看，头大、身子小，就像一只依山的猛虎跳上了百丈高的大石碑。在石碑侧面，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径直通“猛虎”的顶上。羊肠小径，是翠泉镇通往连云山的一条险路。自从去年冬天，某工程兵部队奉命在山中修筑“1505”国防工程这半年多以来，这里日日夜夜都有解放军战士在“虎头”上站固定哨。一般军人、百姓等未取得连云山地区警备司令部和连云山地区公安局的特别允许，是绝对不许从这儿通过的。此处的地势险要，真可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除此之外，为了保证这条险路的绝对安全，在山壁下翠泉畔不远的一个小山丘顶上，还设有一对哨兵。青年军官仿佛对这些安排很不放心似的，两眼直盯着虎谷崖另一侧巅连起伏的山丘。这些山丘尽头便连着浪峰滔滔的南海。山丘虽然不高，但越靠着虎谷崖这个方向，树就越高，竹林就越密，微风吹来，它们沙沙如潮滚，紧紧连着海的涛声。“哗哗——”响成一片。

此时，云彩不动，百鸟不惊，就连这一带常常成群出没的猴子也杳无踪影。瞧什么呢？

远处，龙谷方向隐隐可闻到海潮冲上礁石和堤岸，发出有节奏的拍响。近处，从虎头吊下来一根橡胶皮管，它直插到翠泉湖里，轻轻地从连云山上传来了抽水机的响动。那是把水引进了暗洞，直流进国防施工工地，以供应工程用水。

蓦然间，草丛中各种夜间活动的小虫，刚才受了脚步惊动，悄然隐匿片刻之后，又放心大胆活动起来，不时发出高一阵低一阵的鸣唱，它们好像存心和机械的声音争高低似的；这一切又汇成一曲乐章，一起演奏，真是怪有趣哩。

不过，此地再清幽宜人，这对情侣，也没有谈情说爱的心情。他们，此次到这里来，完全是巧遇。男的，叫张洪涛，原是常驻翠泉

镇的警备连的连长，一九七九年考进A军事大学，现分配在警备司令部侦察科当干事。他是北方人。女的，叫王春枝，是当地人，原是翠泉镇的大队团支部书记，大前年毕业于省公安政法学校，分配在翠泉公社派出所工作。

一个星期前，张洪涛受命来翠泉镇迎接一个为“1505”工程服务的顾问组，这才回到了翠泉。他这儿许多天了，别说与春枝姑娘见面，就连她的家门也没有时间去登。春枝姑娘的爷爷满林老人听说未来的孙女婿到了，反来看过他呢。春枝明知心爱的人就在家门口，也一直没时间回来。今天傍晚，王春枝由派出所直接来到警备连时，生产队长李阿旺的老婆刘凤凤看见了，还对放马归来的满林老人讲：“恭喜啊，准是两个忙人在商量婚事啦，快准备喜酒吧……”

“洪涛，你在想什么？”王春枝开口问道。她口齿清脆，听起来还带点水音，甜甜的，很悦耳。

“靠近虎谷的监视哨是谁？”张洪涛的声音很严肃。

“是我们所的两名同志，还有根祥阿伯。他是没有人派的志愿兵。有他孙女海花缠着他，他可能现在还没到岗。”

突然，从参天的古林中，传来了杜鹃“嘟咕，嘟咕！”的叫声。

“嘟咕，嘟咕！”杜鹃的叫声声声相连，好像杜鹃鸟儿排了队，相隔不到数百米一只，直连到了大海边儿。

张洪涛的脸色刹那间一变，并警惕地扶了扶手枪把：人学杜鹃叫，必有生人到。甭看他已不是翠泉警备连连的连长了，但他并没忘记这个当初自己规定的联防哨暗号。

听到杜鹃声声，两个人的目光同时投向龙谷方向的密林中。张洪涛悄悄一拉王春枝的衣袖，并朝不远处的一棵柳树下一指。王春枝嫣然一笑，低头拾起一块鹅卵石，只见手一扬，那边“叭”一响，柳树根中了一石子，随后从树后走出两个捂着嘴儿“哧哧”笑着的人来，前头的是警备连连长，后边的是翠泉镇的生产大队长、民兵队长兼代理支部书记李阿旺。两个人不敢大声说话，小声嚷嚷：“准

的好眼力？”“谁的好准头？”张洪涛默默地微笑着，王春枝说道：“下次再偷听我们谈话，就小心着脑袋吧。”警备连连长一摸脑袋，故作吃惊地说：“我的天，那将来谁敢参加你们的婚礼，闹洞房？去的话，得戴着钢盔。”说着，四个人都捂着嘴又轻轻笑了起来。

张洪涛先止住笑，单刀直入地问：“联防哨为什么发杜鹃叫声报警？”

连长见问，连忙说：“情况有变……”

原来，我方特工人员获悉，有一股在公海上为非作歹的海盗，借我国和南邻边境冲突的机会，也想在此边境前线来个化装骚扰。刚才，有一只从大顺岛开来的机帆船停泊，船上走下了十来名自称卫生检查顾问组的人，持着军分区介绍信上了岸。我警备司令部和公安部门决定：暂不惊动他们，看看他们想搞什么名堂再下手不迟。这样，才布置这么一次以边防部队和公安部门为主，以民兵为辅的联合军事行动。今天上岸的这些歹徒，胆量也真不小，竟打出了我上级部门的幌子，看样子，是有来头的。张洪涛想到此地工程的重要，不由讲道：“我们的‘1505’工程，有自力更生研制出的最新卫星监测装置，价值连城啊。走，去欢迎他们。还是早一步将他们的意图弄明白为好。”

四个人敏捷地沿羊肠小径向密林深处走去。那里正是联防哨指挥中心。到了这儿，张洪涛才发现，根祥阿伯也早到了。这位近七十岁的老人家，精神头儿很足，颇有点鹤发童颜的味道。张洪涛顾不上与他谈什么，彼此点了一下头，便对警备连连长说：

“拿步话机来，调到山脚位置，冲监视那检查团的暗哨发暗号，问问他们，那些‘首长们’动作如何？另外也试试这个顾问组对我们的联络秘密是不是也掌握了？”

当初，他提前来为顾问组安排食宿等事，就怕万一有敌特钻空子。眼下，邻国的“同志加兄弟”变了脸，不断袭击我国边防哨卡和设施，是多事之秋，不十分警惕，是不行的。所以，为了“1505”工程的安全，他也给顾问组找了个步话机，并告诉他们，假

如他们的船来早了，他没及时赶到船码头，就用步话机联系。他的问讯信号是冲步话机吹粗气三下，顾问组的回答是两下。联系通了，顾问组就可以直接往山口走了。这个秘密，只有他和掌握步话机的顾问组组长知道。

一个战士调好步话机的波长，冲着步话机的话筒连吹了三下粗气，半晌，没有动静；过了片刻，又是三下，还没有回应。再吹三次，仍然没有反应。

张洪涛点了点头，冲警备连连长讲：“这么说，敌人对我们真正的顾问组了解并不多……”

警备连长也点了点头，并看了看表：“嗯，按时间看，他们快接近山口了。怎么办？”他紧盯着张洪涛问。张洪涛果断地一挥手：“布置部队包围住他们，假如他们不听命令往山里闯，就开枪。”

半夜了，月亮被黑云吞没，接着下起了急雨，雨点淅淅沥沥，向人们不停地敲打。就在这时，张洪涛身旁的步话机里传来了“嗯！嗯！嗯！”三次急促吹气儿的响动。这就是说，监视那个“顾问组”的哨兵发来了信号，伪装的敌人接近了国防工程工地前的小路了，张洪涛从腰间拔出手枪。王春枝、警备连连长等人也拔出了手枪，气氛更紧张。步话机“嗯！嗯！嗯！”又传来山下隐蔽哨的敌情报告，并且还听到了一声异常响动“嗒！”这是手指头敲步话机的送话筒发出的声音。这些暗号显示，在上岸的可疑人中间，中途神秘地减少了一个。张洪涛想：“这伙家伙也是熟悉地形的。那么，神秘消失的一个，干什么去了呢？”

连云山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军事要塞。当年郑成功收复台湾，连云山是他的一个集谷粮之所，连云山的翠泉镇是他的屯兵之地，而山下的小小的翠泉港，又是他的一个战船修配工场。这儿，进，海有海道；退，山有险守，系海防边陲兵家必争之地。追溯历史陈迹，有助于认识今天，遥想明朝的郑和下西洋，正是走翠泉镇一带水域。当前，有超级大国窥视东南亚，扶植小霸妄图称雄，奴役弱小民族，翠泉镇一带的水域、领空等军事位置，无疑又重要起来。昔日降临

我国的那场浩劫，政治局势动荡不宁，不光影响了普通民用工业，军事建设工业前进的速度也减慢了。超级大国常常用他们的先进技术、装备欺负我们。在空中，运行着他们的高级侦察卫星，在海面平静如镜的时候，竟然时常有他们的潜艇在探头探脑。在公海上，也有他们的大型军舰游弋，炫耀武力，甚至无恶不作，没有一个国家不恨海盗。海盗也用他们劫夺的金钱购置了现代化的装备，乘机作耗。“1505”工程一旦竣工，就又有了足以对付他们疯狂活动的监视探测控制工具，将如一把尖刀刺进敌人的咽喉。敌人能甘心情愿吗？保卫“1505”工程，绝不是一场普通的战斗。这一点，张洪涛的心中是非常清楚的。

他抬腕子看了看手表，估计时间，这伙名曰“顾问组”的人，已然踏上了山口，该来到目下这个监视哨所的侧前方了。他再次看看警备连连长，只听他轻轻告诉身边的战士：“再发无线电信号，联络秘密跟踪包围这伙来历不明的人的战士、干警和民兵。让他们报出这伙人的准确人数、位置。”

战士拿起步话机，轻轻呼叫：

“山猫，山猫，我是一号，我是一号，请报告老鼠的情况……”

呼叫刚刚停息，传音器里又连续发着有节奏的“嗯，嗯，嗯——嗒”声。跟踪可疑人的战士民兵，怕打草惊蛇，又发回了这颇带神奇色彩的暗号，也就是说，“顾问组”共有十个人，中途，确有一个神秘地失踪了，目下仍是九个人。

张洪涛、警备连连长、王春枝、刘根祥老人，都表示沉默，独有那个性急的李阿旺止不住站起身，伸手拿一个民兵的步话机送话筒，想再用暗号问问民兵的跟踪情况。张洪涛机敏地朝他的肩头一按，须臾，“咔嚓啦！”有道鸣雷闪电，刹那间把险峰深谷照得雪亮，只见从漆黑的竹林里，钻出一队诡秘的人。

李阿旺拿步话机话筒的手微微颤动起来。看得出那是一队身着军装与民装的杂牌队伍。有的人大摇大摆提着自动步枪，有的人提着手枪，没有一个空着手的。看他们举枪弯腰的战斗姿态，就足可